

责任编辑：杨晓晖

1945年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不是在芷江举行的吗？怎么会在富春江畔，还有个受降村呢？

去之前这也是我心中的疑问。正是抱着这一疑惑的心理，使得我走进了富春江畔的受降村一看究竟。风光如诗如画的富春江畔，近年来由于元代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引得世人又一次将目光聚焦于此。

自古以来，富春江就是文人墨客们吟咏不绝的秀山丽水。唐代诗人吴融在《富春》诗中道：水送山迎入富春，一川如画晚晴新。苏东坡则写过：东风知我欲山行，溪柳自摇沙水清……这样的诗句。清朝诗人王义祖在《恩波夜雨》一诗中吟道：明朝放船去，添得一篙春。被日本鬼子残害的郁达夫在写到自己的故乡时，更是充满感情地抒发着：碧桃三月花如锦，来往春江有钓船。连张大千到了这儿，都忍不住作诗曰：云起云收百态陈，山头礪呵自粼粼。平生低首黄公望，结宅应有须住富春。当代作家徐迟到了富春江畔，亦叹道：一种真空的幽静，只有水声叮咚，传送到谷中……

古往今来，所有人赞颂的，都是富阳的奇山异水，大好景观，很少有人人在江流渔唱、鸟语花香的诗情画意之中，关注到受降村这样一处人文景观。

朋友从东北来，说起“九一八”这个日军侵占东三省的日子，我说我家附近就有著名的抗战遗址——虹口八字桥，想去看吗？结果，朋友来上海的第一站，就是这个“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日双方打响第一枪的地方。两次淞沪抗战都始于八字

桥，为时3个月的血战宣告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破灭。记录着这段抗日历史的梅园就在鲁迅公园内。1932年4月29日，日本侵略军将在虹口公园（现鲁迅公园）举行上海事变胜利兼



蔡芳
留下痕迹
(字一)

昨日谜面：故乡是根
(外国首都)

谜底：里斯本（注：里，故里）

我见到了电影《城南旧事》里扮演小英子的演员沈洁。一开始并不能将她和英子做任何的联系。是工作上的接触，朋友介绍：“这是沈洁。”我还回忆了一下，其实之前已经见过一次。然后朋友说：“她就是《城南旧事》里的英子！”我顿时简直要惊叫出来。英子！她不是应该存在于《城南旧事》那个梦幻一样的画面里吗？怎么会走到我面前来？其实隔了那么多年，已经不太清晰地记得《城南旧事》这部电影的情节。或者是当年观影的时候自己还是个孩子，对故事也只是看个半懂。就像电影中的英子看世界，并非是真的看懂了，但觉得美好而怀念。看过电影的人永远都不会忘记电影里的英子，尤其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电影正是以这双眼睛的视角去看当时的中国，北平，长亭外古道边的悠悠岁月。原著作家林海音是在迁居台湾多年后遥想北方的童年，写下小说《城南旧事》。英子就是她，故园旧梦，情真意切。

但受降村是一个确实确实的存在，是一处不该忽略的历史记忆。

原来，在众所周知的芷江受降仪式之外，1945年9月的中国战区，还有15个受降点。浙江省富阳县长新乡宋殿村，是浙江、福建、厦门受降区接洽日军投降的唯一地点。也是全国16个受降点之一。

1945年9月4日，驻守浙江福建厦门的日军，就是在宋殿村居民宋作梅宅院的厅堂里，向中国投降的。为了纪念这一难忘的历史事件，1946年的10月，富阳县的长新乡更名为受降乡，宋殿村也被老百姓们叫作受降村，直至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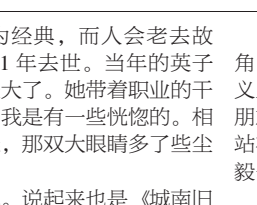
1995年的9月，为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当时的富阳市政府（今已改为杭州市富阳区）修复了受降厅的旧址。并在宋殿村东南一里地的殿背山溪沟里，立了一块“千人坑遗址”的碑。让受降村和千人坑遗址，也像富春江畔的山水景观一样，永久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热泪盈眶。原来外公才27岁时，就死于日本人的炮弹。父亲家族的灾难，记得是在我12岁那年的夏天，坐在弄堂口的小板凳上听来的。祖母讲的“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了，日本鬼子烧杀抢掠。对老百姓来说相对安全的是上海的租界，但租界费用高，一般老百姓住不起，祖父只好带着全家五口人前往偏僻的乡村避难。城里人都纷纷逃往乡下，半个月后附近居民能提供的粮食和蔬菜渐

少了，价格也越来越贵了。于是，逃难的市民只好前往其他乡镇去购买粮食和蔬菜，残酷的是有好些人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原来通往该镇的一座桥边驻扎着日本兵，他们只要瞧着过桥的人不顺眼就举起刺刀杀人。由此那座桥被百姓们称为“杀人桥”。祖母说，一次祖父冒险去买米，回家路上目睹了日本鬼子枪杀抗

日学生的血腥场面，又痛又恨，坚持着把粮食和蔬菜背回了家，但躺在床上生了一场重病。后来，日本鬼子的炸弹，把祖父家的房子烧了个精光。丈夫家族的抗日故事，是我嫁到他们家后所熟悉的。公公的两个妹妹，我丈夫的两个姑妈，一个在逃难中活活饿死，一个参加抗日战争而牺牲。公公是山东南下的老八路，十多岁就开始跟着抗日游击队干革命了，他说，《地道战》《地雷战》这些电影里演的好些片段当初他们都经历过。全家人都深深理解他的抗

日情结，逢电视里播放《地道战》《地雷战》的电影，我们一律将频道让给他。如今，外婆，祖父，祖母，公公，都已经过世了。但我们何曾忘记过他们。今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庆，他们在天有灵，一定深感安慰。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张丰毅也是在《城南旧事》里崭露头角。电影没有把他的角色塑造成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小偷，反而是一个神秘亦可亲近的大朋友。多年之后，沈洁和张丰毅重逢。她站在张丰毅的面前，不发一言望着他，张丰毅一眼认出了她，叹当年的英子长大了！长大了——谁都会长大。昔日的我们，今天的孩童，都会长大。没有人会永远活在如“城南旧事”那样的懵懂环境里。世界在我们的眼里一点点清晰起来，现实起来、残酷起来。它并非我们最初所看所想的那个样子。我们也渐渐变得不再是昔日的我们。但是我们常常都会想起童年，那里有未老的父母、至真的朋友、简单的快乐。童年是回不去但永远给我们温暖力量的一处地方。林海音会在遥远的台湾以文字追忆童年就是如此。一代代人在《城南旧事》里获得共鸣也是一样。成长背景不尽相同，那份温暖感受是一样的。沈洁已经不是当年演《城南旧事》的沈洁。我也不是当年看《城南旧事》的我。而小英子永远是小英子。在我们心里的某个地方，一尘不染。

和无意义地琐碎化了。收到一帖子，说世界排前几名的富豪后代开着最普通的车穿着最普通的衬衫，赞他们低调。我不太同意低调这个评价，好像为作秀给人看。名牌，名牌，他们大概也是开过穿过的，只是后来发现，车，就是用来载人交通的；衣服，主要功能是穿着舒适，美观大方，至于豪华不豪华名牌不名牌，都没多大意思。在经历过、体验过后，去除表面浮华，生活又回归最初的朴素和真实。

所以，又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风行的四喇叭录音机和喇叭裤，那时穿着喇叭裤提一个四喇叭录音机是最时髦最酷的，但不久就销声匿迹了。也许经历过一段时期，我们的迷恋一定会减退，一定会发现比网络和微信更有意思的东西被忽略了。

有一个时期，葡萄酒被炒成了灵丹妙药，价钱也随之不断飙升，直至假酒、假进口被揭露，于是人们便开始怀疑，连真正的名酒也不敢相信了，人的消费心理就是这样，假作真时真亦假。

说句实在话，踢开虚假的广告，葡萄酒应该是高贵的营养食品。从葡萄的栽种、管理、日照、葡萄酒的酿造、配方、制作条件，直至工艺的控制、储藏、温度的掌握等均颇为讲究。长期以来，在欧美等地，产生了一门学问、形成了丰富的葡萄酒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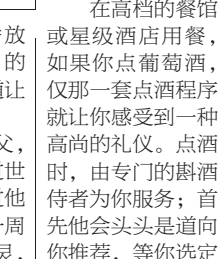
在高档的餐馆或星级酒店用餐，如果你点葡萄酒，仅那一套点酒程序就让你感受到一种高尚的礼仪。点酒时，由专门的斟酒侍者为你服务；首先他会头头是道向你推荐，等你选定一种品牌后，他会拿一两个杯子来，请你（们）品尝。当你说“OK”后，他便觉得自己要开始执行命令了。只见他用干净的白毛巾裹住酒瓶，手捏在裹毛巾处，慢慢“旋转式”往杯子里注酒，在做这些动作时，他的左手始终放在背后，这是我们国人称之为“腔调”的礼仪。为什么？这里有着科学的道理和历史的原因。葡萄酒越是名贵，则越是要讲究温度，红酒以16至18℃为佳，白（葡萄）酒的理想温度通常在10至12℃。手的温度会通过皮肤而传到酒瓶上，所以应尽量避免手与瓶子的直接接触，裹毛巾的理由即在于此。当年罗马和埃及的上流社会流行一种习俗（或叫规矩），主人家里吃饭时由奴仆为全家人斟酒，对阶级矛盾的敏感性促使主人提高警惕，为了不让奴仆有机会腾出手来往酒瓶里下毒或带一把匕首到桌上来，规定在斟酒时必须将左手放在背后，这一规定后来就成为一种饮食礼仪，早就失去了原先的意义。

十七世纪的欧洲，斟酒侍者演变为家政中负责掌管葡萄酒费用的管家，自1812年起，成为饮食行业中的职业名称。二十世纪中期，英国和美国始创“斟酒硕士”的头衔，不少国家创办了斟酒硕士专业学校，报考这种学校不需要学历，但念完课程后必须参加非常严格的考试（被称为世上最严的考试）。考试一般要持续几天，分口试、笔试和实际操作。考生不仅须了解全世界所有的葡萄酒，包括它们的产地、储藏条件、相配的膳食、相关的饮食举止和葡萄酒管理知识，有时甚至还会出现关于鸡尾酒、啤酒、烧酒和雪茄等方面的问题。经常会有一道十分苛刻的考题——“盲品”（蒙住眼睛，在规定时间内确定葡萄酒的品种、产地及生产年份）。据称每年考试约有90%的考生不及格，如果三年内都未能通过考试，则必须重新读书，以前所读的相关学历作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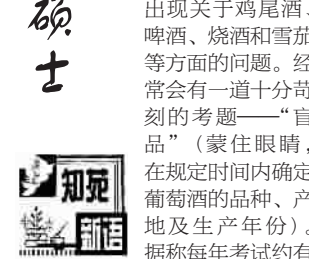
英国和美国均设有“斟酒硕士”考试院，当地没有这种学校和考试机构的可由英国和美国的考试院主考并授予头衔。尽管考试很严，但普通的斟酒侍者也可以“斟酒硕士”的名义工作。就像中国旧时的“茶博士”那样，是香饽饽的葡萄酒造就了“斟酒硕士”。

点滴香醇造硕士

陈钰鹏



夜光杯



夜光杯